

寻找爱情的

邹小姐

上

我存
匪思

leiwosicun
works

Never
leave me
alone

【寻爱】
PERMANENT

匪我思存

著

FEIWOSICUN
WORKS

22

NEVER LEAVE ME
ALONE

寻找爱情的邹小姐

〔上卷〕

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爱情的邹小姐 / 匪我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4.8

ISBN 978-7-5104-4487-6

I. ①寻… II. ①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4163号

寻找爱情的邹小姐 (全二册)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匪我思存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单诗杰

封面绘图: 三 乖

装帧设计: 80零·小贾

内文排版: 段文婷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80千 印张: 15

版 次: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4487-6

定 价: 49.80元(全二册)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客服电话: (010) 64810892

这世间的爱情，
每一个人，每一段感情，都会和别人不一样，
那些独一无二的爱情，
是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。

© Chapter 01
QUIETUDE

风 雨 风
雨 是 是
琳 你 你
琅 你
都 你
是 你
你。

██████

我已经好久没有梦见苏悦生，梦里的他和十年前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的混蛋。

穿着白衬衣坐在沙发上，修长的两条腿，西裤线缝熨得笔直，好似刀裁出来的两条线。太阳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笑的时候嘴角微斜，就像中风似的。当然这是我恶毒的污蔑，其实人人都说苏悦生长得好看，连宝丽都说：“哎呀苏先生真是像Tom Cruise……”

这种时候我总是挖苦：“原来姓苏的竟然长得像外国人？”

“长得不像，气质像！气质你懂么？”宝丽斜睨我一眼，“说了你也不懂，你懂什么叫男人？什么叫气质？”

宝丽是一等一的红人儿，赫赫有名的“濯有莲”一姐，无数阔佬豪绅拜倒在她的裙角之下，江湖上盛传她“旺夫”，据说跟她好过的男人都顺风顺水，事业遂心。一时间“汪宝丽”三个字，竟然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，越是忙，越是不耐敷衍，男人们偏以能带她出场为荣，一晚上下来，她各个包厢里亭亭坐坐，唱两支歌，喝半杯酒，光小费都收到手软。宝丽要是生在古代，保管比李师师更像个花魁。

不过论起男人来，我通常对宝丽嗤之以鼻：“你又懂什么叫男人？什么叫长得帅？别看你是头牌，可我是老鸨！”

没错，我是老鸨，每次我如此自称时，陈规就像被踩了尾巴似的尖叫起来：“邹小姐！你不要这样埋汰自己好不好？我们明明经营的是餐饮娱乐公司！”说是餐饮娱乐，倒也不错，因为全城凡是数得上名号的夜总会，十有八九都是我名下的生意，最大的一间叫“濯有莲”，会员制，资格审查比高尔夫球会还要严格，外头将濯有莲传得玄之又玄，什么酒池肉林，什么纸醉金迷，其实不过因为是在郊区，自然占了一大片山林，青山绿水间错落开去无数楼台。从外头看起来，和寻常度假村一般无二，若要论优点，自然是包厢里音响好，还有就是酒卖得贵一点儿。当初我还挺犹豫，因为管采购的阿满拿来的订单，那些贵得吓死人的著名酒庄里的酒一买就是数千支，好年份都是整年份的大手笔采购，这到

底是打算开夜总会呢还是屯酒窖呢？迟疑的当儿，正巧苏悦生不高兴，看我拿着那张单子发呆没有理他，大少爷就更不高兴了，瞥了一眼我手里的单子，冷笑一声：“我还当是什么事，不过就是买一点酒，难道你付不起这点钞票？”

苏悦生只有生气的时候才讲上海话，一听他讲上海话我就知趣，满脸谄笑：“是是，方才我不过是在想，这些酒买下来自然没问题，不过要卖到猴年马月去？你也知道，那些人虽然有钱，可是真心不懂酒。”

果然大少爷心情好了许多，说：“暴发户，多订些拉菲给他们喝！”

阿满拿着改后的订单咕哝不满，直到我瞥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苏先生说，多订些拉菲。”阿满这才收敛些，苏悦生是老虎，人人都怕他，所以我狐假虎威。

濯有莲一开张就生意奇好，越是门槛高资格审得严，外面说法越是天花乱坠，再加上苏悦生有次正好在本城，恰逢他阳历生日——他们家的人，都是过阴历生日的，阳历生日不作数，不过狐朋狗友自然凑趣，怂恿他在濯有莲大摆宴席，一时间满城权贵，皆以拿到那张生日宴请柬为荣。濯有莲成了炙手可热的富贵显要之地，连我“邹七巧”三个字，也跟着大大地沾了一次光，人人都道素来低调的苏公子如此罕见地高调给我面子，可见我在苏公子心目中，非同一般。

濯有莲一举成名，贵是贵，贵得连我自己看到出货单，常常都要咬牙倒抽一口凉气，所以说人都是要虐的，贵成这

样，却满城的有钱人都争先恐后来求一张濯有莲会员卡。

我从梦里醒来，一身冷汗，闹钟指向九点半，窗帘密闭四合，一丝光也透不进来。双层玻璃隔开喧嚣的市声，纵然天早已经亮了，整个城市这时候已经上班上学，但对我而言，时间还早。做我们这行的，都是下午两点才起床。

我躺在床上想了半天，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梦见苏悦生，因为今天是妈妈忌日。

妈妈死了也快十年了，我们老家的规矩，第三年忌日的时候要把死者所有的东西都烧掉，然后才可以在坟前立一块碑，从此后这个人就似乎真正告别尘世，不必要再计算她的生辰死忌，也不必时时刻刻惦着去坟前磕头烧香。

我十分不孝，妈妈走之后的头七甚至七七，都没有去给她磕头烧香，那时候我病得很严重，差一点就死掉。等我从医院里出来，已经是妈妈去世大半年后了。

苏悦生带我去看她的墓地，妈妈就葬在城郊，在非常昂贵的陵园，我妈的墓地占据了特别好的位置，铺着黑白分明的大理石，像钢琴键一般，太阳晒得大理石滚烫，我把玫瑰放下去的时候，心里只想，别把花烫坏了啊。

妈妈最喜欢玫瑰，花是在最好的花店里买的，刚刚从保加利亚空运到，包扎的时候店员跟我搭讪：“这是要送给谁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妈妈。”

店员是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姑娘，笑得两只眼睛弯弯像月牙，说：“那她一定开心极了！这么漂亮的花！”

我也觉得是，如果妈妈真的能看见，她也一定会开心。

放下那束玫瑰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哭，我都恍惚听见眼泪滴落滚烫的石板，“噗”的那一声，可是眼角干干的，我真的没有哭。

回去的路上苏悦生给我一套钥匙，说：“你那房子我让人替你卖了，价钱还不错，所以买了一套市中心的公寓，余下的钱，存银行了。”

我把胳膊肘放在车窗上，下巴就搁胳膊上，浩浩的风吹乱了我的头发，我妈留给我的东西其实不多，除了一大衣帽间的名牌衣服手袋，就是那套别墅了。现在房子卖了，衣服手袋都被苏悦生让人当垃圾处理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不，银行里还有一笔巨款，那也是我妈留给我的。不过钱不算，钱是什么，不过是户头上的一个数字。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妈就这样跟我说过，这世上钱买不到的东西太多，比如快乐。

我妈这一辈子，不快乐。

我从来不想重蹈她的覆辙，可是我认识了程子良。

我妈妈听说我和程子良来往时，气急败坏打了我一耳光，那是我妈生平第一次动手打我，她说：“你怎么就不学好？”那一种语气里的心酸绝望，是比那一耳光打在脸上，更令我觉得难受。

那时候我还小，不觉得自己做错事，不知道这世间有人跟人，是天差地别。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，一切早就已经晚了。

难得这么早醒，我在床上又赖了一会儿才爬起来洗脸刷牙，牙还没刷完就接到小许的电话，小许的声音里透着几许焦虑，劈面就说：“苏先生出了点事。”

我吓得一口牙膏水差点吞下去，赶紧吐出来然后问：“什么？他在哪里？”

“医院，XX医院。”小许又赶紧叮嘱一句，“带几件他的睡衣来。”

我挂断电话就去衣帽间找苏悦生的睡衣，心急火燎拿了袋子装起几件睡衣，想想又将他的浴袍毛巾装进去，苏悦生很容易过敏，毛巾都只用某个牌子，医院的东西，哪怕是新的，他一准用不惯。

我开红色的保时捷出门，大包的衣物搁在副驾座上，天气阴霾，透过墨镜，城市仿佛已经是黄昏。风把我的一头长发吹得乱糟糟，发丝打在脸上生疼，趁着红灯停车，我从包里翻出一条丝巾绑住头发，从后视镜里我发现自己吸引了路上无数其他司机的注目。

换作是平日，我大约会绑好头发之后，得意洋洋地转过身子朝围观群众挥手飞吻，不过今天没这种心思，小许说得不明不白，还不知道苏悦生出了什么大事，他要是死了，我可完蛋了。

紧赶慢赶到医院，直到进到病房才松了口气，因为苏悦生正在发脾气，还能有力气训斥旁人，可见性命无碍。

他坚持要出院，医生坚持不肯，我一来正好解围，院长和主任都认得我，对我讪笑：“邹小姐来得正好，劝一劝

苏先生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含着笑意，说不好奇是假的，苏悦生脸颊上一大块乌青，好像被人揍了一拳，苏悦生竟然会挨揍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难道是他爹竟然亲临本地，演了一出闭门教子？又或许，是新女朋友彪悍泼辣，竟然朝苏公子脸上招呼？

不管哪一种情形都让我觉得忍俊不禁。

小许及时打断我各种联想：“苏先生追劫匪，被劫匪打的。”

“哦……”我忍不住揶揄，“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，劫匪抢什么了，还用得着去追？”

几年前我下班的时候，被一个小盗贼扎破车胎抢包，追上去之后挨了一刀，我举手一挡，结果把胳膊上划了一长道伤口，血流得吓死人，最后还进医院缝针了。苏悦生那会儿正在国外度假，国际长途还不忘幸灾乐祸：“劫匪抢什么了，还用得着去追？”

所以这一次我拿原话奉还，很意外苏悦生竟然没回嘴，反倒若有所思。我想他脑袋一定被劫匪打坏了。

没过几天就有风声传到我耳朵里，原来那天苏悦生追劫匪是英雄救美，有个女孩儿的包包被飞车党抢走，他正好路过追上去，飞车党骑着摩托被他逼进死胡同，他弃车下来跟劫匪徒手肉搏，结果在路人帮助下把劫匪送进派出所，自己受了伤。

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被救的女孩儿名叫向晴，XX大

学研究生在读，身家清白斯文漂亮的好姑娘，父亲是教授母亲是公务员，朋友们提到她的名字与学校，都要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看一眼我。

我也装作蛮淡定的样子，回应朋友们的好心。

苏悦生这回是认真谈恋爱了，有人说他每个周末都去学校接向晴，还有人常常看到他跟向晴在公园里散步。据说两个人都拿着一支冰激凌，开心的跟孩子似的。

最后连赵昀都忍不住挖苦我：“你倒挺沉得住气啊？”

“您这话说的。”我笑咪咪把醒酒器中的酒斟进杯子里，“哪桩事我沉得住气了？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难道不知道我的脾气，买件新衣服都要当场穿走，我哪里是沉得住气的人？”

赵昀瞪了我半晌，才悻悻地说：“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”

赵昀跟苏悦生关系挺好，狐朋狗友里头他们俩走得近，不晓得为什么，苏悦生身边的人都喜欢我，大约是因为我好相处，能说能闹又不需要旁人额外给我面子，每次出了乱子我自己先找台阶下。我又放得开，经得起他们胡说八道，时日久了，没心没肺也是一样好处。人人拿我当兄弟，所以出于义气，赵昀替我担忧。

其实我跟苏悦生也是兄弟义气，没他们想得那么复杂。

苏悦生有事要去趟北美，临走前特意约了我吃饭，我已经好几个月不曾见过他，承蒙召唤受宠若惊，连忙换衣服打扮齐整去赴约。

在席间苏悦生很慎重地介绍向晴给我认识，我捧着向晴那只柔若无骨的白皙小手，脱口说：“久仰久仰！”

向晴是个文静姑娘，不过赧然一笑，苏悦生瞥了我一眼：“胡说什么？”

我正襟危坐，苏大少爷将向晴托付与我，说：“我半个多月才能回来，你就在本地，多照应晴晴一些。”

我拍着胸脯说：“没问题！”

向晴不过莞尔浅笑，苏悦生又细细叮嘱她不可吃辣，否则容易胃痛，又交待有要紧事，一定要给我打电话。

美人如玉，我亦爱。

苏悦生一走，我就当起了超级保姆，派人每天送一份爱心汤去学校，以免向晴吃不惯外头的饮食，每个周末打发司机去接她回家，偶尔她也会发短信给我，大部分内容都是：

“邹姐姐，我很好，一直都有课，所以不需要外出。最近也没有胃疼，你送来的汤和零食都已经收到，谢谢！”

我还以为可以平安无事到苏悦生回来，结果有天我还没有起床，就接到赵昀通风报信的电话：“七巧，苏太太要来，今天下午的飞机，你可要提防一下。”

我顿时吓得瞌睡都没了，连忙爬起来，问：“她来干什么？”

赵昀很反常地顿了一下，才告诉我：“你不知道？程子良回国了。”

我大约愣了很久，过了片刻才听见自己干巴巴的笑声：“这样啊，那我回避一下吧。”

这世上有几个人我是不能见的，一是苏太太，二是程子良。尤其是程子良，一听到他的名字，我其实就想落荒而逃。

事实上我也落荒而逃了，我赶紧收拾东西住到山里去了。阿满家原来在乡下，阿满后来给父母就在山里盖了一幢楼房，前面是清江，后面是青山，院子里种满了枇杷树和龙眼树，别提有多美了。

我从前也跟阿满进山去，摘那满院的枇杷，拉一后备箱的新鲜蔬菜回城来，那是个桃源地，所以一有难，我就逃到桃源去了。

我连阿满都没告诉，自己开车进山。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，高速公路两侧的梯田里，有农夫正在插秧，偶尔闪过一户人家，屋前屋后，都是一团团的绿树。一路走一路都是好风景，满山满谷的绿色。

下了高速还有两个小时的山路，开到阿满家的时候，天色已近黄昏，我看着山凹里升起的袅袅炊烟，心情愉悦起来。驾驭着轻巧的跑车，行驶在盘山公路上，每一次急弯，几乎有一种飘移的快感。这样奢侈的愉快很多年都没有了，虽然我是在逃跑，不过逃跑的过程，也尽量让自己觉得愉悦一些。

阿满的父母都认识我，对我的到来并没有太多惊诧，他们都是敦厚的老人，把我当邻人的孩子一样看待，并不因为我是阿满的老板，就会对我卑躬屈膝。阿满的母亲因为我的到来，去后院摘菜，说要炒腊肉给我吃。我跟她一起洗菜，

然后做饭。

山间极静，尤其是夜晚。满天的星斗灿烂，抬头可见。我们坐在院子里闲话，阿满的妈妈摘了一大盘枇杷给我，絮絮地让我拣绵软的果子吃。

“阿满也快三十了。”阿满妈不无忧色，“总不见他带女朋友回来。邹小姐啊，你是领导，你要帮忙操点心。”

我差点被枇杷噎住，好容易将果肉咽下去，只好讪笑：“好啊好啊，我会想办法给他介绍一个好姑娘。”

成天被人家邹小姐邹总地叫，连阿满客气的时候都叫我一声“邹姐”，我都忘了我其实年纪比阿满还小。

晚上我睡得出奇的早，也睡得出奇的香，连梦都没有做半个。清晨我被屋后山林里的鸟叫声吵醒，天刚蒙蒙亮，阿满家的窗帘是很简单的纯色棉布，阿满妈是勤劳的主妇，浆洗得干干净净。我从那窗帘的边缘盯着看，看天色一分一分地亮起来，鸟叫声渐渐稀疏下去，换了屋后的公鸡来打鸣，喔喔喔，真的是唤人起床的好闹钟。

苏悦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和阿满妈在菜园里摘蚕豆，这季节蚕豆最好吃，炒出来又酥又嫩，简直入口即化，再过几天就老了，只能加调料水煮当五香豆了。我正欢天喜地摘着沾着露水的蚕豆荚，手机响了，苏悦生的国际长途，我不敢不接，好在现在通讯发达，山里信号也满格，通话质量非常不错。苏悦生问我在哪儿，我也不敢不说实话。

苏悦生很诧异：“你一个人跑到山里去做什么？”